

谱写无声世界的儿童心声

——读吴依薇儿童长篇小说《二十二张汇款单》

■ 石嘉善 姚国军

吴依薇是从粤西走向深圳的校园儿童文学作家。长期扎根基础教育一线,吴依薇以学生的境遇为艺术原型,写入作品。她的儿童长篇小说《二十二张汇款单》荣获第十一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文学类)。该书讲述了少年刘灯因为一场意外丧失了听力,家庭也因治疗波折发生巨变,而小主人公在这样的境遇中逐渐理解世界的复杂,从自我封闭状态中走出并最终实现与命运和解的故事。

无声的呼喊

作品以小主人公刘灯的视觉展开,汇款单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失聪前他的生活是当代中国主流社会所推崇的“理想童年”的缩影:成长于经济稳定的中产家庭,是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成绩优异。近乎完美的开局,为后续的急转直下埋下颇具张力的叙事前提。意外发生在下乡看望曾外祖母期间。曾外祖母在海边听着刘灯的演奏留下一句:“灯好,好孩子,你要好好的,你要好好的。”随后安然离世。但是命运似乎特意与她的遗言相悖,刘灯高烧不退,一场医疗事故导致他失聪了。面对未知和恐惧,他努力向世界呼喊,却发现似乎世界也聋了。作者选择用平淡的语言来描写刘灯的情绪,以激烈的心理活动昭示人物的坎坷命运,循序渐进地展现刘灯的心声。在漫长的自我挣扎过程中,刘灯从那个需要被世界听见的“无助小孩”成长为能在寂静中为他人和自己追求正义的、内心强大的少年。

家庭的支撑

小说对刘灯家庭的刻画,其精髓不在于对父母这两个角色孤立的塑造,而在于敏锐地捕捉了危机之下,家庭这一情感与权力场域剧烈变动,及其对儿童世界

的重塑。父亲(刘品)让我们看到在生存的重压下,纯洁的父爱也会异化成刺向良知的利刃。一个好人被逼成罪人,又在罪责中挣扎、践行着最后的道义。这彻底击碎了刘灯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构成刘灯必须直面的社会化第一课:认识现实世界的复杂、生命历程的曲折。刘品的“消失”象征着传统家庭中的顶梁柱失效,也为刘灯的母亲从依附他人的“藤蔓”蜕变成坚韧的“木棉”埋下伏笔。作者将笔触放在了她“布满裂口”的双手与开始认字、研读法律书籍等场景上。她用行动向儿子生动地诠释了在困境中乐观地对抗不公与苦难的精神,赋予刘灯面对挑战的韧性,在自我振作起来的同时引导刘灯成为直面人生磨难的坚强少年。

救赎的努力

作者刻意让杜安在大部分叙事时间里处于“缺席”状态,却通过二十二张汇款单,让他始终参与到叙事中。杜安的每一张汇款单都在推动灯完成认知的跃升:从具体的仇恨对象,到复杂的人性样本。同时作者对杜安的描述充满了道德的暧昧性,既写他的逃避与怯懦,又细致刻画他艰苦的经济偿还。这使杜安的人物塑造立体化,成为医疗体系困境的具象体现,暗示了关于医疗体系漏洞与社会责任的深度思考。

在张跃跃的塑造上,作者采用了与杜安不同的方法。她让这个“差生”的救赎几乎都通过身体语言完成,例如推开灯时的迅捷,递过零食时的笨拙。他不计前嫌、不思考抽象的正义观念,坚定地支持刘灯,为深陷舆论漩涡、被孤立的刘灯提供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让刘灯在无声的世界感受到友情的美妙。张跃跃的直率、善良与其他人物形成对比,共

同构建了作品多层次的精神维度。巧妙地运用教育体系中的“差生”标签与社会实践中的“义举”之间的反差,犀利地批判了以成绩为导向的单一评价标准。

人性的微光

刘灯的校园际遇映照出了教育体系面对特殊需求时的结构性困境。班主任从关怀到建议转学的态度转变,揭示了标准化教育在个体差异前的无力;而“笔盒事件”中的集体猜疑,则暴露出偏见如何在团体中扩散。然而,正是在这略显灰暗的图景中,人性微光显得尤为珍贵。付叔叔身陷囹圄仍托人捎来那只手作布甲虫的惦念;刘灯重返校园后,个别同学从回避到悄然递来一张笔记的沉默善意——这些片段散落在文本缝隙中,不张扬,却绵长。

在作者笔下,教育真正的温度或许正在于能否辨认并珍视这些微光。它意味着教师除了履行制度赋予的规范之责,更需保有对“程序之外”的情感敏感,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为那些偶然的、却真实的人性相遇留出空间。唯有如此,教育才能成为一盏照亮成长的灯。

作者用抒情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关于命运击而不垮的故事,以儿童文学的方式为现实社会提供了一面镜子,照出了关于法律救助、医疗纠纷、弱势群体生存困境、普通家庭抗风险能力等多方面的痛点。刘灯的社会化成长,在与外界的碰撞中不断深入。他遇到的每一个人、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丰富了他的世界观。最终,刘灯却并未与这个伤害他的世界决裂,而是与它和解——他接纳了生命的残缺,接受了梦想破碎,理解了人性与社会复杂的真相,并将沉重的过往转化为自我成长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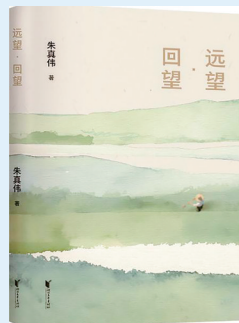
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远望·回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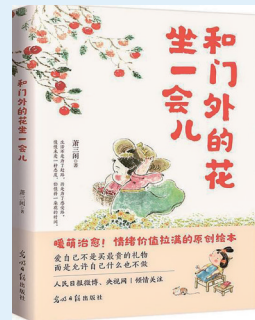
作者:朱真伟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以温情笔触重构乡土记忆的散文集:第一辑以细腻笔触书写江南乡村的烟火记忆——从铁匠铺的叮当声到补碗匠的吆喝声,从瓦书墨痕到端午粽香,每一篇都是农耕文明的切片;第二辑则展开行旅画卷,让东河古镇的吉他弦音与草原的火烧云相遇,在庐山星夜与骑楼老巷间完成精神还乡。作者巧妙融合散文的抒情与小说的细腻笔法,让文字自然流淌出生命本真的力量。

《和门外的花坐一会儿》

作者:萧三闲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本书是人气漫画家萧三闲的全新漫画随笔集,作者用丰富多彩的漫画和温暖治愈的文字传达了一种温柔而深刻的人生态度,肯定了读者每一种真实的情绪和努力,并提醒他们,在奋力向前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珍惜当下。本书就像是一个可携带的“精神树洞”,翻看漫画如同进行一次短暂的心理按摩,并给读者提供情绪庇护和温暖陪伴。

小说连载

37

网恋

■ 叶进雄

李浩,以前十天半个月也懒得往村里露个脸,嫌她丢人。现在,画廊完全交给刘叔了。他开着他那辆半新不旧的皮卡回云河村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车子开进院门,他那张瘦脸堆出笑:“小哲在家不?”眼睛却不由自主往厨房那边瞟。他有时会拎一条镇上买来的鱼,有时甚至笨手笨脚地从后备箱里翻出几件玩具,递给正埋头写作业的儿子。

儿子李小哲,十三岁,正到了最敏感的年纪。以前跟着爷爷奶奶住在镇上,偶尔来村,面对徐薇这个忙碌甚至带着些疏离的母亲,眼神总是躲躲闪闪,带着嘴不愿多说话。如今徐薇的名字在镇上都响亮得不得了,同学们聊天聊起云山饭店的鸭子,也会问一句“是不是你妈开的”?小家伙那份天然的虚荣心像是被挠了一下痒处。他开始主动缠着李浩,甚至自己跳上回村的班车——就想在妈妈身边多待会儿。周末他会赖在村里的小饭店,帮忙擦擦桌子,或者眼巴巴地站在那热气腾腾的大锅前看,徐薇偶尔切下一块刚出锅的鸭腿塞给他。他低头啃着,嘴里油汪汪的,小声嘟囔:“妈,他们都说你店里的鸭子是全宁南最好吃的。”

这声“妈”,叫得徐薇心里像猛地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又暖又涩,酸胀得几乎滴出水来。她伸手摸摸小哲的头发,温软地“嗯”了一声。这迟来的亲昵,甜

得像蜜糖,却又像裹着糖衣的硬刺。她忘不了小哲还小时,李浩搂着手机傻笑、偷偷摸摸不回家的样子,那些争吵、那些被砸碎的碗碟,还有小哲躲在被子里压抑的哭声。这些伤痛,真的能随着今天的成功一笔勾销吗?

还有一个人,在她身边的存在感也变得不一样了——王志义,王律师,这个王老五。他还是那副一丝不苟的样子,眼镜片后目光锐利。为了“云山饭店”连锁的事跑前跑后,事无巨细。他办公室在城市高楼里,每次徐薇过去,他必定放下手头的工作,细细讲解。现在汇报结束,他不再急着走开。他会看着徐薇略显疲惫的眼角,看似随意地问一句:“新店开业筹备很累吧?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又或者,“最近镇外开了家还不错的新茶馆,主打的陈皮白茶还行,下回路过要不要去坐坐?换换脑子。”这邀约说得公事公办。

徐薇心里明白。这份若有似无的好意,此刻更像摆在面前的一碟精致点心——诱人,却让她无措。生活这锅浓汤

五味杂陈,主料还没理顺,哪有心思和胃口去尝这点心?李浩这迟来的靠近,小哲失而复得又夹杂过往阴影的依恋,已让她心绪纷繁如麻。王志义律师这点关怀,像冬日早晨的一缕阳光,暖了一下,立刻就变得更重的雾霭遮住了。她只是沉默点头,把心思重新按回手里的账目上。

她还没完全厘清这因成功而涌来的纷繁人情是福是祸,一张报纸,却将她连根托起,抛到了整个宁南省舆论的漩涡中心。

《南天日报》,宁南省最大最有分量的报纸。头版头条赫然印着巨大的黑体字标题:《沉重的思考——“网恋”潮涌下的家庭堤坝与“成功者”的沉重王冠》。

副标题像一把冰锥,瞬间刺穿了无数读者的眼睛。配图是徐薇一张半侧身的照片。她穿着家常衣裳,和村里大姐在院中木盆前清洗辣椒,水花溅湿袖口,额角粘着乱发。夕阳为小院镀上温润的光,照片透着扎根土地的辛劳与力量。

撰稿人:吴少函,南天日报总编辑,省里知名的社会问题观察家。文字如他

所擅长的,像磨得锋利的刀:

“‘做鸭的女人’——这个称呼随着扑鼻的鸭香,正从云河村飘向远方……她是徐薇。她脱胎换骨的人生剧本,远比精心烹制的‘沉香鸭’更值得咀嚼。”

“那段几乎将婚姻撕碎的过往阴影,并非个例,不过是浮在网络浪潮表面的一朵残酷浪花。”

“当今时代,一根网线,一部手机,轻易凿开了多少家庭看似坚固的堤坝?‘网恋’这双刃剑,划破了距离与寂寞,也割裂了多少人的承诺与家庭?它成为多少人逃避现实的避风港,又是多少人家破破碎的导火索?那些屏幕上跳动的甜蜜话语背后,是线下无数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懵懂无助的孩子——李小哲当年那惊恐的眼神,或许就是千千万万个被这网络迷梦冲击的孩子缩影。我们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捷链接,却忽视了对这无形冲击波的防范,放任它吞噬着家庭伦理的基石。”

“徐薇的‘奇楠’沉香,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不屈灵魂用血泪冲刷耻辱的印记。”

“用千百次的尝试熬煮一锅‘沉香鸭’,成功背后,是日夜躬耕、不弃微末的惊人意志。多少人在喊‘创业不易’,可多少人如徐薇这般,真正把手脚埋进泥土?”